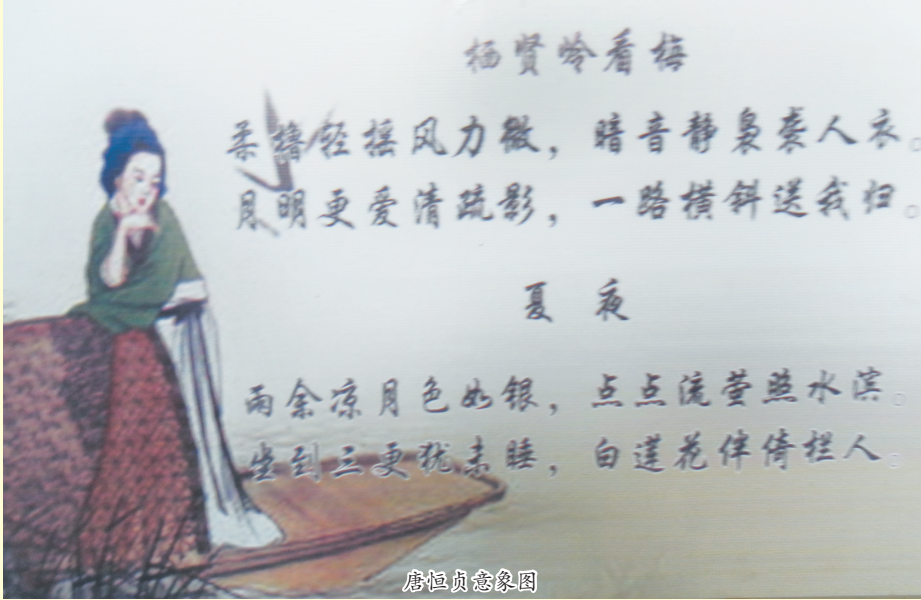


清代才女唐恒贞婚嫁之谜



唐恒贞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女诗人，成武县党集镇党集村人，原籍浙江海宁白杨村。据清道光《成武县志》载：“唐恒贞，成武人，清代才女，仪封令曾铭孙女，字诸生程荣锦。幼极聪慧，年十二能诗，博览古今诗词。十六岁病亡。著有《桐叶吟》一卷，诗极松秀……”她的诗作曾被清代山东学使张鹏展选入《国朝山左诗钞》。这样一个才女，她的婚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唐恒贞的生平事迹笔者曾经专门撰文，但其婚姻状况由于材料所限，未能涉及。通过对

县志所记载的唐恒贞“字诸生程荣锦”来看，意思是嫁给了程荣锦。程荣锦是诸生，诸生是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经查成武县的《程氏族谱》，并无程荣锦的名字，男性的配偶中更没有“唐恒贞”姓名。据了解，成武县程氏自明代万历初由其十九世祖从菏泽程海迁居成武县汶上集以来，县内程姓基本均为一家。唐恒贞是否嫁给成武的程家现在已无法进行详细的考证。

在唐恒贞的诗作中，流传下来的有这样一句诗：“数从兰杜聊为媵，一片笙歌未是恩。”通过对诗句的解释，此应为唐恒贞在准备出嫁前准备嫁妆时的诗作。因为“媵”字的意思是古代嫁女时随嫁或陪嫁的人，唐恒贞是在其祖父唐曾铭的带领下，一家人才迁居成武的，唐曾铭在河南仪封县做官八年，两袖清风，辞官后连回浙江海宁的路费都没有，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窘迫。唐恒贞出嫁时，家里连一个陪嫁的丫头也没有，只好以几丛好看的花作为陪嫁，而且她与所嫁的这个人也没有见过，作为一个情感细腻丰富的女诗人来说，未来的婚姻情况还不知道怎么样，对于家里忙里忙外准备送她出嫁的事情，她并没有感到是多么好的事，陪嫁的物品那么寒酸，自己的家庭又是外来户，一个南方人，以后到了婆家会不会受到歧视？这可能也是只有十六岁的她“一片笙歌未是恩”的感慨之言。此外，笔者推断，唐恒贞的出嫁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冲喜。唐恒贞是得病去世的，在封建社会里，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让一个患病不愈的人和别人结婚，用喜事来冲掉病气，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从唐恒贞家庭匆忙准备嫁妆的情况看，有可能属于这

样一种情况，这也许是“一片笙歌未是恩”的另一个原因。那么，唐恒贞出嫁没有呢？笔者曾经走访了十几个乡村中的老人，得到了他们肯定的回答。据他们回答，按乡间传统，如果定亲未过门的女子，也就是虽定亲而未举办结婚仪式、没有与男方共同生活过的女子，如果在婆家去世，一般情况下，不能埋在男方家的祖坟里，而只能埋在女方祖坟的最后边角处。如此一来，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唐恒贞是定亲后准备出嫁时而得病去世的，她所传下来的诗作中也根本没有婚后家庭生活的描述，这样看，因为她虽已定亲，但没有过门，所以在男家也就没有正式名分，这就不足为奇了。

唐恒贞从去世至今已近三百年了，当时的许多事情后人已不清楚。经走访唐家的老人，他们说，唐家以前家族中曾有过一个女子，由于她精通文字和律法，就经常好意帮别人写诉状，后被人投毒。这个女子是不是唐恒贞，已说不清楚。但为何唐恒贞去世后，她的祖父唐曾铭会抛家舍业远走杭州，到了西湖孤山后宋代大诗人林逋的故地隐居呢？也许，这一切都将成为无解的历史之谜了。

张长国



梅花桩



儿歌曰：三嫂子，娶到家，一身功夫真利索，双手能推四门斗，单腿会踢拐子花，巴掌一拍墙掉土，双脚一踏砖成渣，三哥上前交把手，一胶摔了个仰八叉。三嫂擀张白面饼，摊上鸡蛋煎葱花，三哥一吃怪香哩，明儿再摔个仰八叉。

水泊梁山一带，习武之风甚浓，武术特色十分鲜明，其中的燕青拳、智深拳、李逵刀、梅花拳，更是当地武术的精华。这些拳种，师承渊源甚深，教规严格，是修身演武的好功法。

梅花拳是按阴阳五行学说、八卦变易之理，研习出的一种内外兼修、文武兼备拳法，拳路呈梅花状，故称梅花拳。基本动作有“桩步五势”和“行步”。桩步讲究站桩功，习练者立于桩上，凝神、聚气、调息，属“练内”。行步主要是练步法之迅速轻灵，属“练外”。待练到一定程度，练功者便可在梅花桩上行云流水般行走自如。

梅花桩是在空旷的地面上按一定的图标栽上的木桩，布桩讲究上应天象，下合地时，中合节气，有“三星桩”“繁星桩”“天罡桩”“八卦桩”“五行桩”“九宫桩”等。木桩一般有碗口粗细，矮的小腿一般高低，高的到人的腰胸，也有一人多高的，最适合集体练习，众人围成一梅花状，忽开忽合，收放自然。在梅花桩上行走，很考验人的功力，功夫不够的人根本上去不了桩，更别提在上面站桩行走了。

习过武的人都知道，能借助任何支点维持身体平衡，发动攻击的人，才算武林高手。梅花桩很能锻炼人的平衡能力，经常练习，能让人以小的支点维持身体的平衡，随时调整身体发起攻势，且不会摔倒。

梅花拳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高深功法，融儒释道文化于一体，既讲究武炼，也讲求文修，学养不高的人难以领悟其精髓。

文/丁明辉 画/王世会

鲁班与“九天玄女庙”的传说

旷庙苏庄位于郓城县城往东4千米处，庄北边有一座庙宇，叫作“九天玄女庙”，简称“玄女庙”。

据记载：“玄女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朝正德年间曾进行重修。当时整个庙占地近40亩，坐北朝南，气势宏伟，共有16处建筑物，全部是砖木结构。

庙分为东西两院，西院进善门是大成殿，东西抱厦各三间。后面是二连院，北有藏经楼三层，每层三间。楼西有两间伙房，楼东有角门（即《水浒传》中所描述宋江跟随青衣童子下殿时转过后殿侧首的那座子墙角门）通往东西后院。从角门入后院就是第三进院落——“十女殿”三间，东厢房两间。再看东院，东侧门内南院东南角为钟楼，正北是三间客厅，客厅东侧是三间伙房；后经南天门入后院，后院偏南至西院二进院角门6米处有一古井。东院正北处为“九女殿”五间。纵观东西两院，东院侧门、客厅门、南天门、“九女殿”门为一条直线；西院善门、大成殿抱厦门、藏经楼门、“十女殿”门也为一条直线，可见当时设计建筑者构思奇特、独具匠心。



庙前约90米处有一戏楼，高约8米，占地约80平方米，是当地百姓逢年过节游玩唱戏娱乐之地，也是对木匠大师鲁班的纪念之处。

当年施耐庵著作《水浒传》，就是参照这里“玄女庙”的建筑风格写的第四十二回。当时这里是鲁西南一带较大的一座庙，加之又有《水浒传》中宋江得天书的精彩故事，所以名气很大。至清朝末年，“玄女庙”已发展到占地50余亩，苏庄也因此被人称为“旷庙苏庄”。

据传，明朝正德年间重修“玄女庙”时，发现房架全是木结构，凹凸相扣，卯榫相接，整个建造没用一根铜钉铁钉，所用的三角楔子有十万多个。

这次修缮也需要十万多个三角楔子，由此引发了木匠大师鲁班的一段传说。

如果用人工做楔子，按每人每天做五百个计算，十个工匠去做，需要二十天的功夫，这样就会耽误工期，况且做出来有大有小，不一定全部适用。总工匠师召集大伙商量一个办法，可所有工匠都犯了难，想不出好办法。

三月十八日，大伙正在一筹莫展，只见从东南小道上来了个老人，皓发银须，童颜鹤首。上穿白褂，黑色外扎腰，腰下插一把明亮亮的板斧；下身穿紫花单裤，布鞋白袜，黑扎腿，肩背褡裢，精神矍铄地走了过来。工匠们都在愁眉苦脸，老人却笑眯眯地说道：“我知道你们都为十万只三角楔子犯难。”众人都十分诧异，总工匠师恭敬地走了出来，问道：“老人家，您可有办法，不吝赐教？”老人随说：“这有何难。”总工匠头说道：



九天玄女庙（网络图片）

“您老人家说给俺听听。”老人问：“木料在哪？快领我去看木料。”总工匠师急忙领老人家来到后院，只见院子里有五六垛已经准备好的木料。老人来到木料垛前，围着木料垛转了一圈，随即从后背的褡裢中取出尺子墨斗，在木料的横截面上左划右划地忙了起来，许多直线斜线组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三角形。围观的工匠们都想这老人家一定是着了魔，划这些道道有什么用途。这时，只见老人收起了尺子墨斗，放进褡裢，又从腰间抽出板斧，高高抡过头顶，对着木料的横截面猛敲几下，只见整垛木料立刻散了架，眨眼间变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三角形木楔子。众工匠们当时都对木匠师傅魔术般的操作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等大家清醒过来，四下里寻找刚才那

个木匠师傅，只见老人家朝着刚才来的方向，健步而去，工匠们只是远远地看见了老人家模糊的背影。

工匠们议论，这是木匠大师鲁班现世了。在施工中，这些三角楔子放在哪里，都十分合适。庙修缮完工了，三角楔子也用完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木匠大师鲁班的到来，为工匠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既提前了工期，也保证了质量。之后，工匠们用剩余的木料在庙前盖了一个戏楼。每年农历五月初七，在鲁班师傅的生日的这一天，便在这里搭庙会，唱大戏，歌颂鲁班的恩德。

魏建国

消失的「点主」习俗

宗庙村是单县东城街道的一个古村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宗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申姓氏族由金乡县最早迁入建村，接着宗姓人家跟进落户。因宗姓氏族繁衍较快，人丁兴旺，且建有宗氏家祠，故改村名为宗庙。宗姓家祠于乾隆三十年重修，道光二十七年再次重修，毁于“文革”时期。

旧时，宗庙村有“点主”的风俗，凡是长辈去世，后代子孙要设立牌位以表敬重之意、纪念之情，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此风俗才逐渐消失。设立牌位要“点主”，“点主官”须有身份的人担任，一般是秀才。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秀才了，人们就请秀才的子孙“点主”。

朱朝宸是清末的秀才，是宗庙村“点主”的不二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子朱东岑经常被乡亲们邀请“点主”，也是宗庙村最后一个“点主官”。

今年73岁的朱问哲是朱东岑的孙子，小时候常常跟随爷爷“点主”，对这一风俗记忆犹新。

朱问哲回忆说，当年爷爷朱东岑受邀来到一户办丧事的人家，但见院内堂屋门前搭起了灵棚，棚下桌子上摆着供品，点燃香烛，焚烧纸钱，两旁跪满了孝子，时不时地有亲朋进棚吊唁。

“大佬知”将朱东岑迎到棚前，面对灵棚，大声长呼：“有请点主官，点主啦！”顿时，众孝子齐身俯首，号啕大哭。此刻，朱东岑身着长马褂，郑重肃穆，面南仰望天空，躬身施礼，随后在两个同龄人的陪同下，稳重地走到棚内，站立片刻，朝着灵桌鞠躬。礼毕，左首者躬身双手恭敬地递上一支粗大的毛笔，右首者躬身双手敬重地捧上一件墨黑的砚台。朱东岑挽上长袖，接着毛笔，在砚台上抹了又抹，饱蘸红色颜料朱砂。是时，披麻戴孝的逝者长子（或长子长孙）手捧一只长方形木板，即书写文字的牌位，侧体躬身掌上，恭敬迎候朱东岑“点主”。只见朱东岑朝前挪动一小步，审视片刻，毕恭毕敬地在牌位正面上方轻轻地点了一个圆圆的红点儿，然后4人躬身退步，众孝子叩首还礼，“点主”仪式就此结束。

之后，“点主官”朱东岑被“大佬知”请为座上宾，众人相陪，喝酒吃饭，气氛甚是热情。当时的懵懂少年朱问哲羡慕爷爷的风光，曾好奇地质问爷爷：“人家请您这么隆重，您为啥只划了一个点儿，未免太不值得了吧！”

朱问哲的爷爷及陪同人听后，笑而不答。朱问哲长大后，才明白“点主官”是在牌位写好的“某某之神王”的“王”字上面点一点儿，“王”便成了“主”，“神王”即成了“神主”，意为立神主祭逝者，愿先人黄泉上位、人间永存。

刘厚琨